



懂得惜物

汪亭

“自从买了吸尘器，清扫变得马虎；自从买了冰箱，食物常被浪费……”日本作家花森安治的这些文字，让人深有感触。仔细想想，这不正是我们当下的生活吗？

一粒米饭、一杯水到一件衣服，甚至是一套家电，都有可能被丢弃——不知从何时起，东西不再耐用，也不再被珍惜。铺张浪费的行为出现在社会与家庭的各个角落。

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小时候，生活比较艰苦，都以节约为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口口相传，人人践行。我上初中时，还经常穿打补丁的袜子，外公外婆的外衣上更是常见大小不一的补丁。那时，外婆炒菜倒完油，总要用手指抹一圈油瓶口，放进嘴里吮一下，生怕浪费。

渐渐地，生活所需不再稀缺，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日子越过越好。从小孩到大人，从平常百姓到富豪显贵，大家对勤俭节约的意识开始淡薄。很多人认为节约就是小气，觉得生活水平提高了，就该讲阔气、讲派头、讲排场，很少提及珍惜和节约的美德。下馆子，不多点些菜、不剩点东西，似乎就觉得不大气、没面子，担心遭受旁人的异样眼光；走在马路上，人人光鲜亮丽，衣服淘汰频率越来越高；垃圾桶里经常堆满各种被丢弃但依然能用的物品……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自觉惜物。或许是穷怕了，一旦进入不再必须惜物的时候，大家对物品好像有种“报复”或“暴殄天物”的心态。以前扔掉一件东西的理由是“不能用”“损坏了”，衣服穿不了也得想法子改一改再利用。现在呢，一句“不适合”“不喜欢”就随意扔掉，没有一丝留念。坏了，丢了便是；旧了，一扔了事；腻了，立马换新……这很难说不是一种浪费。

虽然经历苦日子的老人们会劝导子孙、邻里要勤俭节约，但浪费的现象很难一下子“刹住车”。更何况现在生活变好后，大家对惜物的态度已发生翻转，惜物在一些人眼中不再是令人称赞的品行，反而有时会被诟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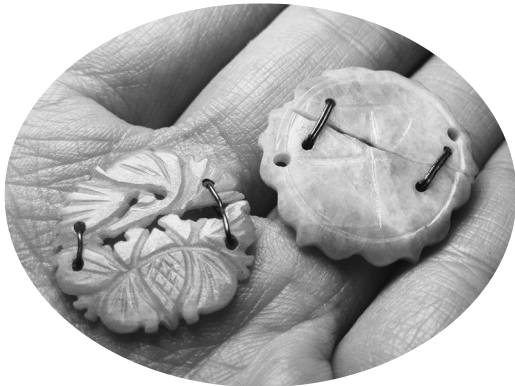
结婚时，我家买了个双人布艺沙发，五年来，沙发被小儿涂鸦上各种颜料和油渍，但并不影响使用。每次客人来，总有人问为何不换一个新的，或委婉地开导我，生活不要太节省。起初，我都会摆出自己的态度：“还能用，没有必要更换。”可传来的却是对方捉摸不透的眼神，抑或再次“好言”相劝。慢慢地，他们再问时，我便回答：“正准备换呢！”但我就是想不明白，一件还能用的旧家具，为何非要换掉？

我安慰自己，或许现在的风气就是如此吧。惜物已是小气、抠门、没本事的表现。去年，乡下一个堂叔进城。我尽地主之谊带他玩了两天。自我感觉招待还是比较得体。没料到，几日后母亲从乡下打来电话，说堂叔回去跟村里人讲，我在外混得不怎么样，连着几天都是穿同一套衣服。我哑然失笑，无言以对。两天的招待，吃住都没有问题，却因一件旧衣认定了我的生活近况，这未免太片面了吧？

妻子听后，埋怨道：“让你把那些旧衣扔了，买几件新衣穿穿，就是不听，又不是买不起。连我爸妈都说你穿得太寒酸。”原来，不止乡下堂叔，就连城里的岳父岳母也一样，被这个风气“同化”了。

一个朋友也曾开玩笑：“都像你这样，一件衣服穿几年，那服装店早倒闭了。”可我想，惜物与发展，应该没有逻辑关系。惜物不会阻碍发展，发展也不是靠浪费的陋习换来的。不管是自然生长的草木，还是社会生产的衣食，这世间万物皆来之不易，应该珍惜。

懂得惜物的人，内心一定是柔软的、慈悲的。正如花森安治所说，“‘惜物’这件事，没有柔软的心地，就做不到”。珍惜自然的馈赠，珍惜彼此的劳动，珍惜自己的选择，惜物就是积德纳福。不管什么年代，惜物都是优良品德，值得传承。



十字路口，众人安静，等红灯变绿灯。阳光很自然地照在身上，暖暖的。时节已迈进初冬，暖，是个很好的感觉，从身到心。有时候我会想，阳光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来，不辞辛苦，不抱怨，不使性子，不发脾气，为什么？是谁好言给她布置了任务么？有人给她报酬么？倘若我微笑着在心里说出“谢谢”二字，她能感受到么？也只是想想罢了，阳光毕竟不会对话。

想不明白的时候，我就去随便走走。来到城市街心小花园，一棵柿子树正在漫不经心地掉叶子，小红柿子却不舍得往下掉一个，在阳光里露出甜甜的笑，叫人馋意十足。花坛里的野菊花适时而开，小脑袋一律仰着，专注而调皮地打量着明媚的晴空，有人来了，也不为所动，真是耐看。无人理会的草，不是草坪里的草，而是挤在地砖缝隙里的草，孤独的一棵，或两两三三的几棵，不情愿地晃着，盯着看几秒，它们好像晃晃着就又枯黄了一点。



张彦英

阳光里坐着。明媚的、灿烂的、柔和的、亲切的阳光照在他们满是沟壑的脸上，像照在耕种不息的田野上。

抬头远望，城市的大街小巷间川流不息，阳光自作多情地照在它们和它们身上，阳光天真无邪。不禁心生感慨：普通又伟大的阳光，

恪守工匠精神的老人

刘卫

每当我从巷口那个狭小的平房前路过时，总是看见一位清瘦的老人挥动着小锤敲打着马口铁皮。“膨膨，哐哐”，很沉闷的响声传入耳膜，不疾不徐。它和沿街叫卖小贩们的吆喝声夹杂在一起，组成了现代都市一角特有的交响曲。

那天下班后，气温骤降，寒气逼人。我特意在老人的身边逗留了一会儿。那间沿巷口边墙临时搭建的低矮平房是老人的“蜗居”，顶棚是用石棉瓦搭盖的。站在逼仄的小屋内，不时有冷风钻进来，让人不由得打起了寒噤。老人盖的是一张不太厚的旧棉被，好在他身边总是放着一个蜂窝煤炉，除了在上面烧水和做饭外，炉膛里散发的热量给老人带来了几丝温暖。我蹲下身和老人交谈起来。他说自己来自一个偏僻的山乡，这敲马口铁皮的活还是他父亲传下来的手艺。以前，城里人生活上大都很节俭。哪家的铝水壶坏了，哪家的铁皮桶掉了底，都会找他修理。现在的中青年人过日子大手大脚，用坏了的东西就直接卖给了废品收购站。

这些年，他根据都市人生活的变化，开始

“暖心”的包子店

刘兵

我们这儿是小吃一条街，拥挤着无数个小店铺：下牛肉面的、卖广东肠粉的、各种小碗蒸菜的、炒花饭的，应有尽有，使人们早、中餐有了更多的选择。不过，大浪淘沙，潮起潮落。有的店开张不久就匆匆歇业；有的却经年久月，长盛不衰。

在这其中，我发现一家叫“雪中笼”的包子店一直是顾客盈门。尤其在早晨，甚至还排起了长队。而相隔不远的那家包子店已经关门，改做其它。

这以后我有意到这家店“过早”。排队过程中，想窥探出它独特的经营之道。

包子店算是“前店后厨”。透过一扇玻璃隔板，师傅在里间揉面、拌馅、捏成型的加工过程看得清清楚楚。包子做好后，再一笼笼地端出来放在外面锅里蒸。腾腾上升的蒸气被抽油烟机排出，香味随之四处散发开来，勾起了过往行人的食欲。操作工穿着白大褂，头戴厨师帽，显得卫生干净。在头里发货的估计是老板和老板娘，夫妻俩约四十岁左右的样子。

那女的不但长得俊，而且双手麻利，反应敏捷，面带微笑，言语得体。她取包子一直戴着塑料手套，找零钱用钳子。心到，手到，“货”到，一气呵成。顾客点这要那，数量多寡，她从

没弄错过。相比之下，她老公倒成了陪衬。长长的队伍很快地缩短，又有人不断加入进来。在早餐的高峰期要忙活近一个多小时。待到顾客渐稀时，他们才能长嘘一口气，松松肩。

这些都是店里生意兴隆的表象，里面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秘密，使它能像磁铁吸引着各种年龄段的顾客呢？那个双休，我特意对几位顾客进行了“深度采访”。

一位老者说：“干净卫生，面粉用得正宗。肉末、青菜、麻蓉、芝麻等馅料我是看着他们从一级菜场采购回的，我吃过的肉包子就从来没咬出过肉皮。他们蒸笼的垫布是干净的纱布，不像央视‘焦点访谈’里曝光的一些店用塑料布。”

另一位在这里买了三年包子的大妈说：“除了干净，最主要还是实惠。肉包子一块五一个，可‘内容’实在呀！其它馅的包子一律一块，品种还特多。这在高物价时代，实属难得。他们售卖的卤鸡蛋个头大，一块五一个，别家店的小得像鹌鹑蛋。另外，他们还配现做的原磨豆浆，有干有稀。我们一家人想吃包子，非此地莫属。”

还有一位女白领道出了年轻顾客的心声：“我们早上要赶车，吃早餐讲究个快字。为此，老板娘就专门打理我们这一拨，成了发货的绿色通道。有一次骤然降温，我买了五个肉包子，老



板娘细心，借给我一个保温饭盒，说是怕包子在路上凉了，吃到肚子里里人不舒服。这些充满关爱的细节，让我深受感动。”

至此，我认为已找到答案。看似简单的包子，其实卖起来有大学问。从食材把关、操作过程的全透明到把最大的实惠让给顾客，每一个服务细节周到妥帖。人们在这里买到的不仅仅是食物，更重要的是能体悟到店主那份温暖他人的热心啊！

立冬时节（外一首）

曹丽芹

走进冬天

走进冬天
便走进了一个冰雪的画卷
走进冬天
便走进了岁月古老的童谣
走进冬天
便走进了岁月吟哦的一首诗歌

呼啸的北风拾起曾经的记忆
回归泥土的叶子也停住了飘零的脚步
在岁月匆匆的脚步里
冬天的心灵正在休整

冬天在炊烟里缠绕着绵绵的情感
河流在静止的脚步里仰望村庄

被风折弯的炊烟
牵动着故乡的每一根神经
灶台前妈妈的笑脸
凝固成小村一道最美丽的风景

一朵梅的思想
穿透了冬天漫长的岁月
梅花用香气托起洁白的雪
让漫天的雪花也开始在岁月中凝香
在梅雪相拥的日子里
我的诗歌里满是充满灵性的句子
故乡的诗典里
我的乡情在不住地流淌
冬天里的故乡
冬韵宁静而悠长
我的脚步已经启程
随着一片雪花飞回到故乡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在大学期间，汪老太太教我们语文课，班里的学生听她的课没有不开小差的，其实上别的课也一样，只不过没有这么明目张胆罢了。在所有的教授中，汪老太太是最慈眉善目的一个，也是资格最老的一位。每当这时，汪老太太就抱怨，现在的大学生一年不如一年了。后来，汪老太太有点怀疑她自己的课讲得不好。于是，说要改进教学方法，她的改进是把每个知识点讲得更加仔细，而且反反复复，结果学生们更瞌睡连天了。

再后来，汪老太太出个了损招。有一天上课抄了满满一黑板问题，之后将每个习题讲解一遍，接着全擦了，这才宣布，下节课测试，试题就是刚才黑板上的，分数占期末综合成绩的百分之三十。结果呢？我们的测试成绩就别提了。

以后的每节课，汪老太太都讲讲课做做习题，弄得我们战战兢兢，不愿听又不放心，再丢掉百分之三十，这学期的语文科目就该重修。

不过对策很快又出炉了，那就是让全班轮流，每日由6位同学把王老太太所讲的习题抄下来，课后拿出去再用印蓝纸印一下，每个人一份。这下，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又可以舒舒服服瞌睡了。期终考前的一堂课，汪老太太哀戚戚地对我们全班同学说：“这是她执教生涯的最后几天了，下个学期就要退休了，出国到东京女儿那里生活了，她说她知道我们语文科目除了几位同学成绩好点外，其他人都学得一塌糊涂。”最后一次也不想再指望我们了，这节课就划重点吧，期终考试百分之九十是里面的，我们听了一愣，都觉得这不是她的风格，但谁能多想。“哗啦、哗啦”全是翻书的声音。“重点”很少，约等于一张试卷的份量，简直是把每道题告诉了我们。我们全班同学欢呼“王老太太万岁！”

之后的两个星期停课备课，大家把语文的重点翻几遍就丢开了。临考语文时，大家个个信心十足。当语文试卷发下来一看，人人都傻了眼，我敢肯定没有一个题目出自于“重点”范围，考试当然考砸了。

所有的同学都为了语文将要重修而愁眉不展，我们男生暗地里骂汪老太太黑心、做事太损，女生暗地里骂汪老太太是个老妖婆子、不得好死。这当然大逆不道，但气头上谁管这些。

没几天，班里的班长乔秀宣布，汪老太太要召集我们在教室里开会。于是，大家激动地往教室里涌，坐下后，汪老太太神情严肃地站在讲台上，恭恭敬敬地给大家鞠了一个躬，众人愕然。汪老太太用沉重的语气说：“各位同学，首先我为自己欺骗了你们而道歉，但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敢肯定你们都是怀着自己的梦想从全国各地进入大学殿堂的，可是我为你们的不求上进而心痛。我把每一届的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真心希望他们学有所成。我总是提到以前的学生，他们确实比你们刻苦，这可能与当前的社会有关，你们这一代人挫折太少，少了一份热情，一种责任感和危机感，什么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你们的理想和追求哪里去了呢？我宁愿看见一个鲁莽但满怀热情的青年朝气蓬勃，也不愿看见今天你们老成懒散，这就是我捉弄你们的主要原因，希望这一次的教育能使大家清醒过来。至于语文的考试，我对教务处说了，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下个月初重考一次。”

教室里一片寂静，大家觉得心情怪怪的。汪老太太向我们扫视了一遍，又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走下讲台，朝外走去。

刚走到门边，汪老太太突然转过身来，用一种伤感的语气说：“有一件事我没有骗大家，下学期我退休后真的出国到东京女儿那儿去了，你们愿意考个好成绩作为对我的欢送吗？”

后来，我看了王老太太的个人简历，可真了不起，汪兰菊，女，生于1927年6月，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1956年任大学教授至今。

教授——汪老太太

胡仲昌



站起身，跟我热情地打着招呼，聊聊家常，我们彼此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膨膨，哐哐”，敲铁皮的声音里承载着都市巷口老人生命的全部。他孤独地敲着，不知疲惫地敲着，恪守着手艺人的工匠精神。那单调乏味的声音中带有几丝苦涩，但也蕴涵着他对生活抱有的一份希望。